

漏网

牧惠·著

沧 桑 文 丛
漏 网

牧 惠 著 责任编辑 张志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42 千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215-04110-7/K·608 定价:9.30 元



牧惠，原名林颂葵、林文山，广东新会人，1928年生于广西贺县并在那里读完中学。1946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爱国民主学生协会。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在新会、鹤山一带武工队工作。解放后在区、县、地委（区党委）搞基层工作和理论教育。1955年由粤西区党委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留在中共广东省委搞理论教育和编辑工作。1960年调北京《红旗》杂志文艺组当编辑。1988年在《红旗》离休时为编审、文教部主任。出版有杂文集《湖滨拾翠》和古典文学评论《西厢六论》等著作二十余种。



1949 年秋，武工队的战友们（右二穿浅色衣者系牧惠）。



1986 年春节后，与契娘合摄于古合江村契娘家。



“沧桑文丛”总序

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

沧桑是时间的流动。昨天、今天、明天，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条河流的水，尽管来自不同山川，一旦流在一起，便浑然一体，无法将之一一分开。

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同一个时刻，同样的阳光照耀下，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

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在他的心灵世界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或者说，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思想、人生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沧桑”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社会的变迁。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回首往事,抚摸流逝的日子,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处在世纪转折时刻,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他们知道,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

主编一套“沧桑文丛”的构想,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

“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题材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

不猎奇,不虚饰,历史的真实应该是“沧桑文丛”的灵魂与品格。

重要的当然在于,文丛中的作品,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录。我相信,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

的青睐,才是“沧桑文丛”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

愿这样一套丛书,以它独有的姿态,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

李 辉

1997年1月28日



序

收集在这本小册子里短短长长忆旧散文随笔,前前后后的写作时间竟长达30余年。

开始,完全是无心为之。

1959年,同母亲相依为命的姨妈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独自生活,为了照顾她,我决定让她搬到广州同我们家一起生活,因此,回到我生活了17年离开了13年的老家贺街。那时已是“大跃进”带来大困难的时期。为了不致于失礼,我想尽办法买回一些罐头和糖果带回去,极不成敬意地送给舅舅、表哥和个别亲友作见面礼。那里虽然比广州稍好,日子也已经过得相当紧。回到广州后,怀旧的乡情促使我写出了《桥》、《浮山》、《龙回头》这三篇返乡随笔。读者可以看出,在这几篇文章里,我丝毫不敢涉及三年困难在群众生活中的反映,纯是一番歌德文字。但是,在“文革”中,这三篇短文却被批判为“返乡团随笔”大毒草。有了这层遭遇,我舍不得割爱,把它们保留下来,让读者见识见识“大批判”的无所不能。

然后是1977年,我终于“留党察看”完毕,按照姚文元的“遗

嘱”被分配回广东。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后,我头一件事情就是设法回老区看一看老乡。我耳闻目睹不止一件令人伤心流泪的惨事:在云乡,一位把家里的田地卖掉支援革命、解放后仍然被打为地主的同志,满以为“四人帮”覆灭后马上可以得到平反;可是,一些如今已经当了领导的老战友仍然冷漠的态度让他感到绝望,他终于没了再等下去的耐心而自杀了!在古合江,我是哭着离开契娘的。一位开车送我到古劳探望老战友的司机,在交谈中告诉了我许多让人为之痛哭的情况,他还讲了一句对“文革”极端仇恨的、令我大吃一惊的“反动”话。……这些,在那时,我仍没有写出来的觉悟和勇气。我只是写出《伯姆》、《灯心坑》、《佛坑叙旧》这些稍稍触及“文革”和左祸而又强颜欢笑的文字。《契娘》、《老区行》则是80年代末才终于写出来的。

由此可见,我的觉悟是很低很迟的。把它们都保留下来,为的是不掩盖自己的丑陋,让读者看看我光屁股咬手指头的“相片”。其余的文字,则大都写于90年代。其中有应编辑之约而写的,如《贵州日报》文艺部主任周琪约我写了几篇有关读书的文字;相当一部分则是近年来着意经营的。现在把这些文字按内容所反映的时期大体分成三辑:要水、要枪、要笔,要水时期我就开始要笔,要笔时期也不时要水,要枪时期其实更少不得要笔和要水,这些文字,难免互相交错。因为写于不同时期,更不可能无有重复的笔墨。编书时尽量做了些修改,但却远不如一气写下来那样次序分明。生米已成熟饭,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是为序。

牧 惠

1995年11月且闲斋



目 录

序 /001

耍水集 /001

铜墨盒 /002

耍水 /006

逢年过节 /009

榨糖季节 /014

鞋的悲喜剧 /017

“打工” /021

相思寨 /024

遗憾的黑大衣 /028

大光灯 /031

另一种食文化 /035

桥 /039

浮山 /044

龙回头 /050

耍枪集 /054

吃茶罗汉顶 /055

走路 /059

公坑寺/062
香烟盒/066
枪的怀念/069
我和四个“小鬼”/072
瘦陈,你太寂寞了!/078
契娘/082
伯姆/086
灯心坑/093
佛坑叙旧/098
老区行/106

要笔集/116

图书馆情结/117
书劫/121
“侍读”记感/124
“漏网”/128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135
劳动记憾/150
拉泔水/155
赶集/159
吃在干校/164
开源节流/168
牛棚内外/172
老谭的荣衰/177

我的抽烟和戒烟/183

缘分/188

擦肩而过/194

我同严秀的《三岔口》/197

《丑陋》的风波/201

要水集

要水集

铜 墨 盒

童年时代有着许多挺有意思的记忆：有甜密的，更多却是苦涩的。

那年我才五岁，祖父就给我“开蒙”也即是送我上学了。一起开蒙的，有比我大一岁多的叔叔和姐姐。

开蒙是一种很严肃的仪式。许多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头天晚上我罕有地和叔叔同祖母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天还根本见不到一点亮光，黑麻麻的，我和叔叔就被祖母叫醒了。睡眠不足，脑子晕乎乎的，让祖母给洗过脸、穿上一件灰色的新长袍，然后同姐姐一起，由祖父指导我们跪拜了挂在大厅正面的大成至圣先师和列祖列宗牌位，陈列在香案前的观音菩萨外加关公塑像，在煤油灯前领着我们三个人念了四句《三字经》：

幼而学，壮而行；
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
光于前，垂于后。

为什么我脑子里竟一直铭刻这四句《三字经》？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仪式结束后，当然得到好点心的赏赐。

从此，我就夹着书包上学堂了。

是“夹”，不是“背”。那时，学生们时兴用的是一块四四方方的黑布，把课本、作业本、毛笔、墨块都包在里面，剩下一个墨碗不好包，拿在手里。

墨碗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很粗糙因此很发墨的碗，了不得值一个铜板。那时，除了美术课用铅笔外，做作业全用毛笔。一年级的主要作业是背“来来来，来上学”、“水豆腐，黄豆做；又好吃，又滋补”之类课文，描印有红色“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大字。墨碗是少不得的。但是，既然不放在背包里而拿在手上，它必定三天两头地在半路上摔碎。碎了再买，碎了再买，家里那时无无论如何还不缺这一枚铜元。

可是，事情就怕比较，别的同学不再用墨碗了，改用墨盒：只需把棉花（最好是丝棉）放在其中，添上墨汁（最好是不必用墨磨的现成又带有香味的），就省了临时磨墨的工夫，还可以包在书包里，再也不怕摔坏。我当然得向上看齐，要求也买一个墨盒。这个要求不可谓无理，虽然一个墨碗只一枚铜板，一个学期摔它十个八个也得花一点钱，从长远看，倒不如买一个摔不坏的墨盒更省钱。于是，墨盒给买来了。但是，我很失望。那只是一个用白铁皮做成的单料墨盒，而不是像别的同学那样，有着一个顶高级的沉甸甸的铜墨盒。

这种铜墨盒，如今只能在北京琉璃厂买到了，价钱少说也得三五十块。五六十年前，它一点也不金贵，一枚双毫的银币就够了。因此，我这个要求并不奢侈，可以说是合理的“高消费”。

那时，爸爸妈妈已经从爷爷家里分了出来，租住在一家地主的偏屋里。妈妈用一部手摇机织袜子，爸爸负责染纱、把袜子熨好并贴上标签然后外出推销。再加上妈妈是外祖母唯一的女儿，多多

少少总给点。家里生活说不上富，也还不能叫穷。我缠着妈妈要铜墨盒。妈妈说行，只要你用心读书，爸爸会给你买。于是，每天早晨，仍然是天还没亮，我就被叫醒，洗过脸，坐在妈妈的织袜机前，同织袜的妈妈共用一盏吊灯来读书。外祖母给我买回一个储蓄铜板的瓦罐，让我把从长辈那里得来的铜元塞进罐里。妈妈说，只要灌满了，铜墨盒就可以到手。

在我印象里，爸爸严得有点可怕。一次我正在描红，也不知什么地方不合规矩，他不声不响地给我“吃”了一个“板栗”，把我敲得流出泪来。我一直记得这一计直到今天仍不明白错在何处的“板栗”。他也表扬过我，对妈妈说，严老师见到他，说“阿女”（爸爸为了让鬼神以为我是女孩子不予重视，管我叫这个小名）记性好，串句成绩好，说时流露出罕有的爱抚的目光。但是，关于铜墨盒，他压根不关心，不允诺。除了压岁钱，他没有给过我一枚铜板。我的希望全在爷爷和外祖母身上。

爷爷正处在他事业的最高峰，是一间大当铺的高级职员，专门负责鉴定送当物品价值高低的司柜。当铺里好玩的东西真不少，有花园，有鱼池。店里的“后生”叔叔们给我捞鱼，让我用漱口缸装着拿回家里送给妈妈帮我养起来。然而，这都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爷爷房里的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叠大约十来二十枚铜板。每回我去叫声“阿公好”，报告他我的大字得到了几个圈，他总会高高高兴兴地从那叠铜板里取出一枚或两枚赏给我，使我那罐罐里又增加了分量，让铜墨盒向我靠拢一步。

外祖母疼我，除了从茶楼里带回包子给我们吃之外，还不时地给我一枚铜元塞进钱罐。

过年了，祖父、外祖父家的长辈，都给我一枚、两枚乃至五枚铜